



 *Society & Culture*

社会科学

Les Sciences Sociales



[法] 多米尼克·戴泽 著

彭郁 译 郑立华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社会科学

Les Sciences Sociales

[法] 多米尼克·戴泽 著

彭郁 译 郑立华 校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科学/(法)戴泽著;彭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0930-7

I. ①社… II. ①戴… ②彭… III. ①社会科学—研究
IV. ①C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715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社会科学

(法)多米尼克·戴泽 著

彭郁 译

郑立华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930-7

2015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 3/4

定价: 15.00元

Dominique Desjeux

LES SCIENCES SOCIALES

Copyright © 2004 by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4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译出

引言 观察视角下的社会科学

“一片隐隐的害怕攫住了我。随着我们南下，北极星一直在往下沉。每过一晚，地平线上的这颗北极星都更低一些。有一天夜里（虽然此事过去已经很久了，但说给你听时我仍然心有余悸），它完全消失了。甲板上一片死寂。”自传体小说《贝拉》（*Bela*）一书中的主人翁贝拉这样描述道。贝拉是克里斯多夫·哥伦布船队第四艘帆船的船名。这是一艘被遗忘的、从未“发现”过美洲的帆船。但正是这一艘船讲述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刻：水手们刚过赤道时参照点发生颠倒的时刻。

后面，书中继续描述：“……船长久久地盯着一组排列成椭圆形状的星群。那是四颗星，就像一个精致绝伦的十字架。在这片星空中，没有其他星座能够与之媲美。你知道吗？这个十字架指向南方，正如北极星指向北方一样。有人叫道：‘这是南十字星座。’所有船员，也许因为听到了这熟悉的名字而感到欣慰，

一起齐声喊道：‘南十字星座！南十字星座！’”

我们借用 D. 古椰迪 (D.Guedj)¹ 自传体小说中的这段故事来诠释我们写这本《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 的宗旨。我们希望人们学会改变视角，将社会科学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这个整体里有众多结构严谨又灵活多变的学科。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社会科学中，不存在学科高低之分，也没有绝对正确的观点，更没有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所谓绝对合理的解释。就连我们的这一基本观点本身也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因为它是不能用实验来证明的。

所以，介绍社会科学的概况并阐述其内容和方法不是本书的目的。J.-F. 多尔蒂耶 (J.-F. Dortier) 在《人文学——知识概况》(*Les sciences humaines. Panorama des connaissances*, 1998) 一书中已经对人文学做了充分的介绍。他的介绍包揽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病理学、认知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史前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经济学。有人可能还会加入人口学、教育学、管理学，却把心理学或哲学剔除在外。这就说明，人文学和社会学的边界并非那么清晰固定。不同学科之间，有时相互认同，有时相互交叉，有时又相互区别，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1 《贝拉——一艘帆船的自传》(*La Bela. Autobiographie d'une caravelle*, Paris: Le Seuil), 2001。

正因为如此，我不想再为学科边界问题添加新的争端，因为那样做有可能会强化某些学院派的学科纯洁化观点，而这一观点对跨学科的实地调查研究是很不利的。

概而论之，我打算通过本书介绍一种我称之为视角转换的方法。该方法从所做出发，也就是从大学研究人员或专业研究人员所做的具体研究出发来讨论和区分各个社会科学的学科。

目 录

引言 观察视角下的社会科学 / 1

第一章 视角转换法的原理 / 1

第一节 社会科学的基本观察视角 / 2

第二节 视角转换与实地调查的多样性 / 5

第三节 地图——观察视角转换法的运作模式之一 / 9

第二章 决 策 / 12

第一节 “荒谬”决策的相对性 / 13

第二节 微观个人视角下作为个人决断的决策 / 18

一、个人决策的成本—利润分析：决断和习惯 / 19

二、在不确定性、质量标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决

断 / 21

第三节 微观社会视角下作为过程的决策 / 27

一、新软件在一个大机构中的引进 / 28

二、冲突强度与折中之间的关系 / 31

三、模糊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 33

四、嵌在鹦鹉梯中的决策 / 36

第三章 地缘政治学中的文化与组织机构中的文化 / 42

第一节 地缘政治、冲突与宗教 / 42

第二节 世界文化区域 / 45

一、文化区域与价值的建立 / 45

二、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化区域 / 50

第三节 “世界观”：价值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宏观分析
工具 / 52

第四节 文化：一个与文明史俱进的策略解释变量 / 57

第五节 微观社会视角下的文化效应 / 59

第四章 革新：在坦途与崎岖之间 / 65

第一节 革新与消费：同一个具体的行动体系 / 67

一、新行动：习惯与革新之间的冲突 / 69

二、家庭空间中的革新 / 72

第二节 微观社会视角下的革新：在必然性与偶然性之
间 / 77

一、从物品体系出发 / 77

二、新技术的掌握：对技术功能的选择与再创造 / 80

三、家庭空间的三个预先划定的小空间：公共空间、
个人空间和隐私空间 / 82

四、使用的规范：要求、允许或禁止 / 84

第三节 想象：帮助过渡到行动的象征性机制 / 86

一、理性与想象的共存与交替 / 87

二、想象的灵动性与持续性 / 88

三、不安全感、想象中的解放以及社会空间的回归 / 91

第四节 革新的悖论：过程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 94

第五节 宏观社会视角下的革新：规律性和流畅性 / 95

第五章 不同的社会科学如何提出观察视角的问题 / 102

第一节 观察的三个原则：灵动性、可截取性和不可知性 / 103

第二节 观察视角转换法与社会现实的简化效应 / 108

第三节 不同视角之间的观察是间断的 / 114

第四节 焦距问题：观察的框架 / 117

第五节 当观察焦距改变时，看到的信息内容也改变 / 121

第六节 关于观察间断性的讨论 / 124

结 语 / 132

第一节 灵动性与参照点 / 132

第二节 区分观察效应与现实效应 / 134

第三节 变动的知识 / 138

参考文献 / 141

第一章

视角转换法的原理

我们知道，随着观焦或视角的不同，人们看到的东西也会有所不同。参照点改变了，事物的合理性也会变化。比如说，一些变量，在经济学家眼里是独立变量，但在心理学家的眼里可能会变成非独立变量，反之亦然。

视角转换法首先是一种相对论的方法。它认为，调查结果往往取决于观察者的位置，观察的条件、观察的视角以及在某一视角对观察对象的筛选。随着视角的改变，参照点，事物的形态以及观察事物的方法都会发生变化，因而对现实的描述会很不相同。

该方法也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它认为，任何社会科学的学科，只要是做实证研究的，不管从数据入手，还是从档案、采访、观察，抑或实验入手，都会涉及观察视角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学科能宣称自己对于某一社会现实拥有全面解释或整体把握的方法。无论是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社

社会学、地缘政治学、管理学、人类学、建筑学，还是社会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分析、生物学或是本书中所提到的其他学科，皆无例外。

该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学科交叉的方法。它以灵活的方式，帮助人们相对准确地确定不同学科之间的界线并知晓不同学科之间在一个或多个视角下的交叉点所在。它告诉人们，在同一视角下，不同的学科是如何以独特的方式截取社会现实的。例如，微观经济学看到的是理性，心理分析看到的是象征，而社会心理学看到的则是情感。

第一节 社会科学的基本观察视角

视角转换法区分三个大的观察视角。该数目可以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减少或增加。

第一个视角叫宏观社会视角。这是一个最宽广的视角，是用来观察规律性、大趋势、社会集团和价值观念的。个体在这个视角里几乎是看不见的。第二个视角叫微观社会视角。它比第一个视角窄些，是用来观察互动中的社会成员的。互动可以处于中间的层次，如机构中、企业中和行为体系中的互动，也可以处于非常微观的层次，如日常生活和日常礼仪中的互动。在这个视角下，行动者处于一个由符号、物质和人际

关系组成的社会游戏之中。第三个视角叫个体微观视角。它比前两个视角更显窄小了，是用来观察个体的。用这个视角可以从社会心理的层面，也可以从认知的层面或潜意识的层面对个体进行观察。

为了说明在不同的视角下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样的，我在下文将从“决策”、“文化”和“革新”这三个跨视角的主题入手进行分析。分析过程中，我会借用一些研究个案。这些研究个案，或来自我自己的一些调查，或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

第二章将围绕“决策”的主题展开讨论。首先我会用个体微观视角分析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或心理学所崇尚的理性选择和认知方法，然后我转用微观社会视角，说明在社会科学中，理性问题是怎样随着观察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决策在宏观视角下几乎是不可见的，所以我将对其不做详述。

第三章，我会先用宏观社会视角，即从地缘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讨论文化，然后再转用微观社会视角。在微观社会视角下，文化会变得不那么清晰可见，也会失去作为独立解释变量的功能，相反，它会变成一种随着社会活动和情景而变化的变量。我将说明它是如何发生这种变化的。在这一章中，我将对微观个体视角一掠而过，因为在这个视角下很难确定哪些东西是宏观文化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哪些东西是个体心

理历程的表现。

第四章，我将通过微观社会人类学和微观社会学的视角来描述消费和使用领域的革新过程。我们将看到，在这一视角下，社会活动中的阻力与冲突暴露无遗，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常用的宏观社会视角下，人们看到的是革新推广过程的顺畅性，因为顺畅的一面被突出了。

第五章将讨论不同学科，如历史学、建筑学、经济学、社会学或民族学所面临的观察视角问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社会科学中很大一部分学科已经从 60 年代非常宏观的视角转入非常微观的视角、甚至纳米社会学的视角。

这一转变让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显得重要：被标榜为我们西方社会特征的个性化会不会只是一种观察的效应，也就是研究者为了观察个体（迄今为止仍被大部分社会科学所忽视）而转换视角的效应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个性化究竟是一种幻象呢？还是一种事实呢？

如果这是一个事实，即真有个性化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更加明确我们说的到底是今天人们对个人的意象，还是社会的运作。讲到意象，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崇尚个人价值的；讲到社会运作，我们可以说，个人同样受到社会的控制，摆脱不了社会机

构、社会规则或社会等级的束缚。这样看来，就其运作而言，我们的社会并不见得比其他社会更显得个性化。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在价值观上是更加倾向于个人主义的，但在运作中却跟别的社会一样是集体主义的。视角转换法能够带来的正是这种精确与严谨。

第二节 视角转换与实地调查的多样性

如上所述，在这本书中，我不准备对社会科学做全面介绍，而决定从具体例子出发讨论方法论问题。所以，我最终选择一种个人化的笔调并把自己摆进讨论之中。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我以前所学的职业规则与社会规则的。但这样做有个好处，那就是能使读者更清楚地看到，视角转换法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随着实地调查情况的变化，我有时会突出某些东西，有时又会突出另一些东西，所以视角转换本身就是一种实证的态度。使用个人化笔调目的就在于让读者能身临其境地体会这种方法。

我以前在调查中经常使用视角转换法，形成理论是后来的事情。的确，实地调查的多样性使我不得不使用多种视角。自1969年以来，我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30年间超过了100项），其中有单独完成的，

也有合作完成的。尤其是自 1990 年以来，我与 S. 塔玻尼尔 (S. Taponier)、S. 阿拉米 (S. Alami)、I. 加拉布欧 - 穆萨维 (I. Garabuau-Moussaoui)、郑立华 (Zheng Lihua)、M. 诺伊曼 (M. Neumann)、I. 欧朗 (I. Orhant)、I. 法夫尔 (I. Favre) 和 A.S. 博扎尔 (A.S. Boisard) 等二十多个合作伙伴一起，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有些是阿尔戈诺 (Argonautes) 咨询公司的课题，有些是巴黎第五大学* 研究生班的课题，有些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社会网络研究所 (CERLIS***) 的课题。

这些调查的地点分布于非洲、欧洲、美洲和亚洲等不同国家。研究的内容五花八门：如第三世界儿童的腹泻问题、中国人如何使用手机短信 (SMS)、去皮白火腿、青年的职业，无固定居所者、法国电力公司外派职员的管理、个人的过度负债现象、对法国邮政服务的信任与不信任的形成，等等。

视角转换法的提出与我个人的经历也有关系。60 年代时，我是大学生，先学哲学，后学社会学。我常

* 巴黎第五大学也叫勒内·笛卡尔大学 (Université René Descartes)。——译者

** CNRS 的全称是 Centr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译者

*** CERLIS 的全称是 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es liens sociaux。——译者

常感到困惑。每当课堂上老师介绍一个作者或一个流派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康德，还是尼采、萨特、加缪，不管是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带“主义”的流派，我都深信不疑。多样化的教育使我在众多的信仰中摇摆不定。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统一的原则和一个总体把握的方法，但我最终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的经历使我在后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有了警觉性。当看到某个哲学家提出社会科学的排他性的推论时，或者当读到一些带有绝对化、纯粹化或以偏概全的理论时，我就会很小心。我在读 N. 海因里希 (N. Heinnich) 的书¹时，发现 N. 埃利亚斯 (N. Elias) 也是这样小心谨慎的。

到了 80 年代，我放弃了对绝对性、真理性和统一性的追求，至少是部分地放弃了，我也不再要求一定要对现实做出完美的解释。我转向寻求真实性和实用性，并努力去发现事物的不持续性、双重性和矛盾性。于是，我习惯于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观察视角，并根据某一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筛选，我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却是很难用理论来

1 《诺伯特·埃利亚斯的社会学》(*La sociologie de Norbert Elias, La Découverte*), 1997, 第 113 页。